

<<法兰西组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法兰西组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705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7056

出版时间：2009.10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[法] 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

页数：396

译者：袁筱一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法兰西组曲>>

前言

一九二九年，贝尔纳·格拉塞被一部名为《大卫·格德尔》的手稿深深打动了，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，他立即决定出版。

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，他却突然发现，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，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，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。

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示，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，彼此认识一下。

几天后，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，贝尔纳·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、平静，在法国刚刚度过十个年头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、残忍、大胆，并且笔法如此老道的作品。

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成功写就的作品。

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，但是还在怀疑，他问了她很多问题，直到最后才确认，她的的确确就是作者，而不是代替某个希望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。

一经出版，《大卫·格德尔》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，乃至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，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——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·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、反犹作家罗伯特·布拉西雅克——都给了她高度褒扬。

生于基辅的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。

除法语外，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、波兰语、英语、巴斯克语和芬兰语，并且，她还懂意第绪语。

<<法兰西组曲>>

内容概要

《法兰西组曲》创作于历史的战火之中，它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1940年的巴黎大逃亡，法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卷入了这悲剧性的混乱之中。

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没有放过逃亡中不计其数的怯懦，同样也没有放过人民在这场逃亡中所显现出的团结一致微弱火花。

画面中有被情人抛弃的情妇，有被粗俗平民恶心坏了的大资产阶级，有堵塞了法国各条公路、在突如其来的轰炸中受伤而被丢弃在农庄的伤者……接着，敌人占领了这块麻木而惊恐的土地。

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，布西小镇不得不迎来德军的进驻。

占领军的出现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居民的挫败感，人们醒来了…… 在这样一个读者几乎已经忘记古典小说家魅力的时代，内米洛夫斯基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和光彩夺目的才华，以虚构世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曾经的过去：人物、事件和背景。

<<法兰西组曲>>

作者简介

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，1903年出生于俄国基辅一个乌克兰犹太银行家家庭，十月革命后，她移居巴黎，凭借其处女作小说《大卫·格德尔》（1929年）登上法国文坛。二战爆发后，她躲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里。1942年夏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。

2004年，由内米洛夫斯基的女儿德尼斯·爱泼斯坦在母亲遗物中找到的未完成小说《法兰西组曲》得以出版，破例获得当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奖，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当代文学经典。

<<法兰西组曲>>

书籍目录

序言 第一部 六月风暴 第二部 柔板 附录一 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的手稿注释
附录二 1936-1945年的通信 致谢 译后记

<<法兰西组曲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 六月风暴 1 战争 天热了，巴黎人想。

春天的风。

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，警报。

但是夜晚会消失的，战争也还遥远。

睡不着的人，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，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，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，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。

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。

又过去了一会儿时间，整个天空边布满了爆炸声。

爆炸声从远处、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，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！

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，或是一群奋蹄急奔、隆隆踏过地面的牛，直到睡意渐渐退去，男人勉强睁开眼睛，咕哝了一声。

“是警报吗？”

”更为警惕、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。

有些人关好窗子，合拢百叶窗后，便又躺下了。

昨天，六月三日，星期一，开战以来第一次，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；但是大家都很安静。

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。

没有人相信。

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，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。

“我们真是搞不明白。

”大家都说。

借着手提小灯的光，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。

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、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：“过来，别害怕，别哭。

”是警报。

所有的灯都灭了，但是在这六月金黄、澄净的天空下，每一座房屋、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，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，反射出百倍的光芒。

没能藏好的窗子，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，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，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，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，在它的水波里嬉戏。

如果从高处看，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。

有些人会想，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。

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。

实际上，大家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我还是待在床上吧”，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，“我不怕。

——不管怎么样，一次就够了”，智者回答道。

新的大楼里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，可以看见一簇、两簇、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：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。

尽管有规定，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。

“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，你跟上了吗，爱弥尔？”

”大家都压低了声音，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。

然后是关门的声音，一扇接着一扇。

在居民区，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，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，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，神情专注，竖着身体，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。

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，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，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，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，需要臂挽着臂，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。

<<法兰西组曲>>

天很快就要亮了。

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，滑过河岸的护栏，滑过圣母院的塔楼。

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，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的那组舞女遮没了，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《马赛曲》的歌声。

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，接着这声音就近了，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。

人们堵住了窗户，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，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，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。

在垂死的人听起来，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、毫无意义，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，而恶毒的、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，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。

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，轻轻咂着嘴唇，仿佛吃奶的小羊羔。

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，车里装满了鲜花。

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。

又一声炮响，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，以至于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。

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，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，飞过就不见了，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、肥嘟嘟的、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，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。

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，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。

地窖深处，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，因为距离，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。

警报结束了。

安迪在一九四八年到肖申克时是三十岁，他属于五短身材，长得白白净净，一头棕发，双手小而灵巧。

他戴了一副金边眼镜，指甲永远剪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，我最记得的也是那双手，一个男人给人这种印象还满滑稽的，但这似乎正好总结了安迪这个人的特色，他的样子老让你觉得他似乎应该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的。

他没进来前，是波特兰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副总裁。

在保守的银行界，年纪轻轻就坐上这个位子，可说是前程似锦。

尤其在新英格兰这一带，保守的风气更是十倍于其他地方；除非你是个精神萎靡的秃头中年人，不时整整西装裤上的线条，惟恐不够笔挺，否则很难得到当地人的信任，让他们把钱存在你那里。

安迪是因为谋杀了老婆和她的情夫而被关进来的。

我相信我说过，监狱里每个犯人都声称自己无辜。

他们只是碰上了铁石心肠的法官、无能的律师、警察的诬告，而成为受害者，再不然就是运气实在太坏了。

尽管他们手按《圣经》宣誓，但却口是心非，像电视布道家那样信口开河而已。

大多数囚犯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，都没什么好处，他们最大的不幸，就是被生到这世上来。

我在肖申克的那些年中，尽管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是无辜的，但我相信其中真正无辜的人不超过十个，安迪-杜佛尼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不过我是经过了很多年才相信他的无辜，如果一九四七到四八年间，波特兰高等法院审判他的案子时我也是陪审团的一员，我想我也会投票赞成将他定罪。

那是个轰动一时的案子，具备了所有耸动刺激的案子必备的元素。

三位主角，一位是交游广泛的美丽名媛（已死），一位是当地的运动健将（也死了），被告则是著名的青年企业家，再加上报纸的渲染、对丑闻的暗示。

检察当局认为这个案子几乎是铁证如山，而案子之所以还审了那么长的一段时日，是因为侦办此案的检察官当时正要出马竞选众议员，有意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。

这是一场出色的法庭秀，旁观的群众清晨四点钟就冒着零度以下的低温到法院排队，免得抢不到位子。

在这个案子里，安迪始终不曾抗议过由检察官提出的指控，包括安迪的太太琳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示有意去学高尔夫球，她选了佛茂丘乡村俱乐部的课程学了四个月，教练叫格林·昆丁，是一名

<<法兰西组曲>>

职业高尔夫球手。

结果没有多久，琳达便和高尔夫球教练好起来了，到了八月底，安迪听说了这件事。

于是安迪和琳达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下午大吵一架，争论的导火线便是琳达的外遇。

安迪供称琳达当时表示她很高兴安迪知道这件事，并说偷偷摸摸瞒着他约会，实在很不舒服，她要去雷诺城办离婚。

安迪回答，要他一起去雷诺，门儿都没有，他们会先去地狱。

琳达当晚即离家出走，到昆丁住处过夜，昆丁家就在高尔夫球场附近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为昆丁清扫洗衣的佣人发现他们两人死在床上，每人各中四枪。

最后一项事实对安迪最不利。

怀抱着政治热情的检察官做了慷慨激昂的开场白和结论。

他说安迪·杜佛尼不只是个因为妻子不贞而热血沸腾、急于报复的丈夫，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，我们虽然无法原谅，却可以理解，但是他的报复手段实在太冷血了。

想象一下！

他连珠炮般对着陪审团说：每人各射了四枪，不是射完手枪里的六发子弹就算了，而是总共射了八枪。

把原先枪膛里的子弹射完后，停下来，重新装子弹，然后再一人补一枪！

第二天《波特兰太阳报》以斗大标题怒吼着：给他四枪，她也四枪！

路易斯登镇一家当铺的伙计作证说，他在案发两天前卖了一支点三八口径、有六发子弹的警用手枪给安迪·杜佛尼。

乡村俱乐部的酒保作证说九月十日晚上七点左右，安迪到酒吧来喝酒，在二十分钟内喝了三杯烈威士忌酒，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，他告诉酒保要去昆丁家，并说欲知后事如何，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。还有一个距离昆丁家一英里远的便利商店店员告诉法庭，安迪·杜佛尼在当晚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去过他的店。

他买了香烟、三夸脱啤酒，还有一些擦碗布。

法医证明昆丁和琳达是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遇害的。

检察官派出的探员作证时表示，昆丁家七十码外的地方有个岔道，九月十一日下午，他们在岔道附近找到三样物证：两个空啤酒瓶（上面有被告的指纹）、十二根烟蒂（是被告抽的牌子）以及轮胎痕迹（正是被告一九四七年出厂的普利茅斯牌车子的车胎印子）。

在昆丁住处的客厅中，有四条擦碗布扔在沙发上，上面有弹孔和火药灼伤的痕迹。

警探的推论是，凶手把擦碗布包在枪口上来消音（安迪的律师对探员擅自推论提出强烈抗议）。

.....

<<法兰西组曲>>

编辑推荐

揪人心魄.....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作 温暖、饱满，予人阅读的快乐 尘封半个世纪，横空出世改写当代法国文学史 王安忆、朱利安·巴恩斯、石黑一雄.....中外文学名家共同推荐

<<法兰西组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